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

制誥

除右僕射麻

汪彥章

君臣相須成躰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而
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
之俊肆頒大號用詔群工其官其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
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若蒼龜之先見捐
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凋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
昨緣人望參決政機唯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
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

宰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并峻
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惜材於代所資
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 朕既兼收
於群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

皇叔加恩麻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况臨見恭元之尊幸潛交於監饗
眷宗室之老宜首霈於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著具官某䟽達
通敏忱恂靖莊更險夷而秉忠孝之心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
出明之後雖益䟽而不王閱義理之多知為善之最樂昨付齋
壇之鉞仍乘夏篆之車祇扈時巡克惇屬籍茲成複廟之饗益

見維城之功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朕膺分兄弟之國
蓋莫重於天文帶礪指山河之盟其永蕃於王室徃服休命無
忘遠圖

皇叔祖加恩麻

朕涓吉杪秋乘上幸之正氣肇種重屋修邃古之闕儀會天地
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祠乃均錫於靈
釐用光華於屬籍具官某清脩寡欲肅括禔身於親莫尊為劉
氏之祭酒其德可尚分魯公之大祈以宗盟之統而親近弼之
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支之慶聞合官之忠祀承明詔以駿奔
當柴燔之升禋奉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惟左右之勞

綏我思盛莫如同性爰侈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真於戲將相
寄於安危敢重煩於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姑務極於尊榮勉遵
令猷永介多福

呂頤浩加恩麻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全安之
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者唯躬祠可以
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之臣實首待祠之列爰
頒渙號用告明庭具官某偉識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而安社
稷屹如山岳之承以強敏而決事幾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勲於
彝鼎無異論於搢紳昨辭廊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

南紀以安歌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於內外開筵英而見裴度
茲復寄於安危方鋒車祇覲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相
群工駸奔爰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為臣之所
聽固雅志之素孚福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之首及徃弼邦治
共承天祿

韓世忠加恩麻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况千乘萬
騎孰宣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不辟難勇常冠
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沉雄之略尚賢無自賢之行退而
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視三狐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

然遠斥候而省文書士皆為之樂死儆師徒而討亂略疆由是
以少安比脩重屋之儀尤謹周廬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
增井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於
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藁朶戟轟益聳威儀之瞻惟滿盈
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欽哉惟時

張俊加恩麻

朕適脩吉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泰元之策孚
號四海䟽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後其因胙祉以
獎賢勞具官某材雄万夫身履百戰統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
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縮節旄之兩組視皮帛於三孤

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
迅霆之擊曾未期月卒成大功靡淹貔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
惟邊隅之綏靖致禋祀之脩成不懋寵休明忠力乃進封於多
戶仍申錫於真祖於戲聖動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祭澤之大宜
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閑惟謙亨君子之終吉益勵尔
績用承厥休

除觀使麻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
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既治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
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

事故擢持於國柄仍專付於戎昭總諸將萬天之屯當長江一
面之寄所期李勣為我長城寧使周公至於戡斧逮敵人之臨
境率我衆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為天下之計乃
因奔北唯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
息聞物論之交典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脩股肱之久姑存軀
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秘殿之隆名於
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
於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殊休

除觀使麻

獨化鈞陶之上嘗首脩於斯諧閔勞官職之煩宜特加於崇獎
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於近司爰寵盼於殊渥誕揚大號
敷告群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
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
忠冒險直前服勤无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
安宗社願在廷之莫及方當宁以仰成而浸懷偏見之私殊失
大臣之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共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
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人言之存至
於物望以靡諧亟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
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躰貌植牙建纛摠節制於
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於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

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朕為无歎汝亦有終於歲
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
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除韓世忠兩鎮節度使麻

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斬鯨鯢而攄國憤永為宗社
之安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
某事上撲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
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二以
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
朝元亮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

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是以知威天地為之
而卷襪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
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
為異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君尔既殫於忠蓋歸飲至於
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除張俊兩鎮節度使麻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寵
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䟽進律之褒用竦在廷之聽具官某
性資沉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
戈而衛社稷居存蹇二之忠安邊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

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
駐海壖偶胡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
身坐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群盜之搶
攘併錄茂勲用加醴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
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
知 朕既每存於大信縱適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
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申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皇姪召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制

王介甫

勅先王亂合宗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
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脩宗正之官

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尔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
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
能者學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尔往懋哉可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隴州防禦使制

勅朕永惟 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傳矣而諸孫爵位莫有顯
者甚非所以惇叙九族承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
厥休方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志焉

除韓琦制

王介甫

門下若音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
之恩目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内觀察處置河

堤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
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
戶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為帝室之隆棟入
總管營衛則兵師無譁出乘藩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籥
外更方鎮之旄貢職維脩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
服采之動以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
驕之與期圖維慶譽之終尚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
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
使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翊衛忠果功
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節度使加宣徽

王介甫

推轂授師擁旄乘塞擅生殺之柄于外係安危之軀于中厥有
顯庸宜膺寵數誕揚字號明示庶工其學足以通大方謀
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
躋膺仕良副訏謨維塞路之要藩實兵防之重寄職亦鎮撫舒
予顧憂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願可以弭忘用
是疇其展寀之勞寵以宣猷之號繫人謀之衆允匪朕志之汝
私夫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
之美禮秩之崇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
之圍謀王之師聯輔相之籍於殿中居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

祇慎以副褒優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

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尚書六官名存實去而三司之職事所總居多則非夫仁明肅文足以輔世濟物者奚宜任此哉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直亮之操閱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鼓動當世遂以人望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蓋常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詢考在位孰如汝宜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得以議而更之不良者汝得以察而去則

夫調度之不時費出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元元困於征求而愁怨於下者真汝之恥也夫行已有恥而後可以為士矧吾左右任信詢謀所同而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祇厥官其忘以寵利而為士恥

批荅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寅亮帝工阜成邦采摛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晷德尚賴交脩

批荅曾公亮已下上尊號表不允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脩以熙衆治

群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為義則多
揣實揆時朕猶不取

詔答左僕射判汝州富弼表乞致仕不允

卿忠純亮直為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優游小邦足以養
疾真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告歸以孤眷囑

詔答刑部尚書歐陽脩上表致仕不允

股肱名臣與國同躰禮當得謝朕尚難之况年非告老之時而
勲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躰至懷少安厥位

詔答呂頤浩辭免左撲射不允

汪彥章

君不借才於異俗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副千

齡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併蒙更中外之百為挺險
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庶方觀威重月三
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圖厥成無廢朕命

詔答呂頤浩辭免除少保不允

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
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加生民勲在王室茲
已試之効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廼申敕輶趣朝行闕召見
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俾
家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蓋古
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為

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區區小廡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為卿道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辭免端明殿學士不允

朕惟慶曆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虜以片言成万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吕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詔答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

卿以網明之材行精敏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群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辨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汎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閔以官職為累陞華祕殿庸示至恩胡為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朕所眷禮方賴宏益浩然永歸挽留莫從良鬱予抱升華祕殿姑示

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呂頤浩辭免左僕射不允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於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為之佐是
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為治
即危為安勲業巍然昭映古今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
朕念齷齪拘攣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
旋於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強敏出於天
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
仍進二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之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為而當止之時耶其勉脩

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所請宜不允

批答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朕觀於易至常之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常之六爻惟九二
悔亡者以其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秉堅純之德處通顯
之位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於悔哉在真宗時則有若王旦在
仁宗時則有若王曾皆確守大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
輔政之久到今稱焉此殆有得於常九二之義也卿以諒直端
朝之望雋明康世之才自代論言預機政以至為相于茲十載
而事朕蓋由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
廷益資遠業而卿迺未即祇命尚乃控辭夫遜于稷契臯陶蓋

重亮於舜采然有若散閣官括亦均迪於文舜其懋經綸勿復有請所辭宜不允

批荅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臯孰賡非益孰贊然未嘗與民道其所以當為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稱曰帝賚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於衆雖濟川補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於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倫魁質諸卜筮而不凝編諸方策而无愧問朝問野人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輔民間之曰此吾相尚何待䟽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尚秉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躡

朕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於卿也夫僕偃而共命者辭遜之未節宥密而基命者獨亮之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所辭宜不允

詔允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判汝州

勅富弼省所三上劄子奏蒙授臣集禧觀使勅牒乞早賜追納且乞赴汝州本任事具悉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朝廷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躡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即所安

勅獎諭賜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

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无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擢任茲讞疑能勵厥官以无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制

勅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群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為時名臣膺服寵章往其思勵

給事中呂公弼改尚書工部侍郎

勅褒德叙功制為祿位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謹得舊有勞問陟降左右是為世臣惠綏西南

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懋哉

除司馬光知制誥

勅先王制命之文何其雅訓而與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盖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脩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諧朕志

除司馬光禮部郎中

勅左右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爭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无所不通尔亦維有无窮之聞

勅其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
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尔為言尔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謹
選可不勉哉

詔獎諭韓世忠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其謙
畏自將有愛君軀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多計安宗社而每
懷兢慎慮涉非彛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
私謁至投奏牘於公車國尔忘家屏居待譴既聞聽朕甚嘉
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梁逢韓彥臣
除授指揮已令寢罷成卿自陳之美其卿亟趨表著副朕眷懷
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一

制誥

尚書左丞除同知樞密制

以下俱王介甫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王商卻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觀鬬於齊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所恃不動聲色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之間而懾威稜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藝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恥願疆場安危之未決而羗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右轄載疇雅望進二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

底不平
左司諫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耳目之寄
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
足以振竦苟賤無恥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其學知
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
无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躡任官
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生日之
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
言

吏部侍郎兼太子詹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為
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端尹之臣率用兩朝
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脩信於當世懿
文華國直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效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
險一心肆因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於老成之重崇
道義於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雋賢當饋興歎想望老成於典刑之
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効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

某四朝名臣之俊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
節詞垣視草渾然厚尔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
服勤浸久發問深休維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地
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不孚於衆聽
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列

國子祭酒權鴻臚卿

夫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于九列者寡矣非資高望
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
衆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肩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騎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伏節死
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服
選建忠良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
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世應上之敏勤勞百為屬群寇之內
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二機廷擢司兵柄以
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
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情歸之氣以翊衛王
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監察御史除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辨賢佞於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於後世必有

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辨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任此具官
某行義潔脩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昇舊
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
厥官毋愧能言之效

除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錮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閱古學之壞選
建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選尔其茂明之勿謂
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辭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
也

除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
之艱盖自前世尔文辭辨麗譽喧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
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列

除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讐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鑿卜之流
牛驥同群可為大息肆朕初載遴東儒術之英尔以文藝有聞
首寘茲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
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除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誑誤之民

陷于大罪故慎東良吏其務平之亦得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廼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昧謝紛然敷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疆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踐揚滋久譽處采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二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古君子其何能國故雖籩豆司存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辨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陟文昌位次八坐必能居經持論恪奉典常玩敵人於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呼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奏狀

與宰臣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 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德浹九族既睦萬國交觀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樵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論

右臣伏見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躰未識所謂切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公卿方以百吏凡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况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蝕地震江河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執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灾害尤衆而兩府大臣无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人之意也切計大臣當此之時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恥之

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論燕飲狀

右臣等切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省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為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柰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

自痛惜臣等愚或切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天下群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勅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切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

能吏懈躄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
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覩之無不盡力矣

奏劄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切見陛下天生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
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
有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
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辯之論語曰疑思問記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辯辯之弗得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陛下

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踈賤之幸切恐無以宣揚
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經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
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
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補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言人君
降心以接下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
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
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尔言其斯以為舜乎
切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萬事

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 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 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 聖聰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 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茲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 陛下出入起居願旨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机之憂樂萬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 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所問絕故能網紀四方創業垂統 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

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隳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 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劄子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日三曾上言乞 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 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切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如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浼 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 陛下罪不容俎醢伏望 陛下取臣向日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 陛下

陛下一言而已取進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 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所能言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近一月未有所聞豈 陛下以茲事牀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間沮熒惑 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者

於禮律皆有名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
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 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
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某今亦未敢言正東
宮之名但願 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
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
心矣它日 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
危之本願 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一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 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

奏用其言而顯其位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
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 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
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幸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
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才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
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
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生受詔詳定中外所上
封事雖以盡心料簡合於理義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
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
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
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効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未茂臣蒙 陛下聖恩拔於衆人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脩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脩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受

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關一馬則衰關二馬則危三者無一馬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承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 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 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

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
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全在於是願
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无可取則臣无所用於聖世
矣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二

萬言書

上

皇帝萬言書

王介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庭有所任屬而當
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
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切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
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
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効不至如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无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謂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愚之勢不一而欲一二循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

時者也夫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脩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徃徃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之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以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

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所而无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留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无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

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无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无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其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及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无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自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

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

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上何有比周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

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无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材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

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

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
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
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
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
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
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
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而選推而屬之奸悍无賴才行不
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惴惴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
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

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
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
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
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特從之
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
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
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
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不窘於此矣而
其養生喪死昏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者雖窮
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

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徃徃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无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徃徃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昏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為之節

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无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昏喪之祭徃徃得罪於族人昏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 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閨門之內奢靡无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

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
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
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
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
財利固未嘗學然切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
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
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
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
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
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智增吏祿不足

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
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
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
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
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
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當急也今皆不可得誅
而薄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
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
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
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今取士強記傳誦而畧通於

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於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彫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

公卿者困於无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謹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徃徃困於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无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

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徃徃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

无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委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未路徃徃怵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

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具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皆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綠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

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后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徃徃數日輒迂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者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

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万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

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弃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
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
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万
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
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
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
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
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
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
則以為成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
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
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
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
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
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
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
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
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
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
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

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之移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但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

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无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无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

君臣指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其征誅之難也雖有佞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佞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

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効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 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及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

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
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効如此賈誼
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
太宗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輕下
无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
歸報切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
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
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
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无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皇帝直言書

司馬溫公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
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陛下
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无疑不為左右所
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雒雉成王之
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以來臣不
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自
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
受國重恩備位侍從嚮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

自求閑官不聞朝廷之議者四年于茲矣今者幸遇 陛下發
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失斯特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畎畝猶
不忘君况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
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切觀 陛下英睿之性
希世少倫即位已來勵精于治恥為繼躰守成之常主高欲慕
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无不聽
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共手惟其所為推心
致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
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
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

嘉瑞沓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
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
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既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
以利天下是宜與衆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
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
情誰肯去福而取禍弃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
翕然而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
異議如是者徃徃立取美官比年已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
也其有懷忠直守廉恥則擯斥廢弃或罹罪戾无所容立至於

臺憲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
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
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
之行謬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得而
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
旨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
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
其入奏則言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
書燦然可觀以謂法之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
有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時之法
日殊月異久而不言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无功出奇則
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者督責
所在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
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
誤有違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賊罪者同而重於犯私
罪者州縣之交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
矣又潛遣邏卒聽市聽市道之人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
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
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誡群臣曰予違汝弼汝无面從
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

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万世之明戒也子產相鄭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或為請毀之子產曰何為而毀之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而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嚴為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火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樂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璩曰推璩與我和夫晏子曰璩亦同也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民民無爭心今璩不然君所謂可璩亦曰可君所謂否璩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識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其有異於梁丘璩者乎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人主自誠則衆謀不進事是誠之猶以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萬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以不已國无類矣子思之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非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亦莫敢矯其非君臣

既曰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悶鬱結視屋切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號泣而無所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閼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 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今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日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責无所得二日免上之後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日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日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

民六曰信狂狷之妄興永利以勞民費財若其化瑣二米鹽之事皆不足為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小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贊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无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志移則彼之所言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叙六者利害以瀆聖聽但願 陛下勿聞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心有為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後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

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襍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以為生亦未嘗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末興兵始有稅錢者故曰白居易譏之曰私家无錢垆平地无銅山言責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之為法則不然无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无穀可糶而吏責其一

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賣家賣牛既无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屋以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恃何以為生也故自行新法已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飢饉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今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邠巴蜀自去歲至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徃徃涸竭三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大抵乏食採木未食草根以延旦暮苦又如此其當柰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後不敢少緩鞭笞縲紲惟恐

不迨父子皇皇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民困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
聚而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流
月蔓淋漓滿山澤盜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
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
皆苦於賦歛復飢饉窮困无聊之民耳此誠宗廟社稷深憂而
廟堂之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而已此臣之所
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嘿而不能也易復
之初九日不遠復祇悔元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
六日迷復凶有災眚人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

年不克征言迷而有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
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於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周所愆蓋悔弃老成
人之道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
恥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群起又喪二師
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
中大夫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公車方士太史
太卜皆以為吉及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反寤公卿方士之
諂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
農而之下復安國家自行新法已來天下之心所口禱惟異

陛下之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切觀陛下詔書寅威天戒深自譴之可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无所更變猶臨鼎衰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将何益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謹以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已出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輪納更不收利其免後錢除放差後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物錢亦除利推本罷拓土闢境之

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惟呼上下咸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泐新法以得富貴陛下以為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切觀陛下今以旱爨之故避殿徹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无有遠近皆階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競二業二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无復有旱爨之灾也又諸州奏雨徃徃止欲

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
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灾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
仁者至於抑遏百姓只放四分已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
之地若朝廷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
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已來臣衰疾浸增
萬一不續先朝露賚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根於泉下矣是以冒
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弃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
不敢復言矣干冒冕旒无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二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三

萬言書

上皇帝書

歐陽永叔

月日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
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
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
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
勞而事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
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者也納一
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

下無難致之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陛下思治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益日老賊益日疆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當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才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階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素盡有天下之富疆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司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之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

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下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則禦邊嘗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不出於己方今外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柰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今出令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

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處置之事天下
知朝廷未有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
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
官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知遵稟官吏軍民
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
慎號令之弊也古今人君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
恩不足勸罰失有罪無權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太宗皇帝
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
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
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將用兵四
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
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
當斬或斬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
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
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
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點兵不
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
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
集之兵所有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
教者無旗鼓之法徃來州縣怨嘆嗷二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

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故事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闔智不闔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

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是用兵多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万人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而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

常敗願 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
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
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
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效但務添
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
臣又聞古語曰或出于士或出於卒五或於奴僕或出於盜賊
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 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遷將
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
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
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
借職使之快二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
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癡鍾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
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 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
為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
將臣願 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
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
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為報又何患
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
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
在起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

兵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
四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
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
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
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
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
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日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
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為
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同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
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

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一國之力窺我
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入擊敗一虜
則北戎勢減半不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
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
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二國有南
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
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
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
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
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

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日可任之臣二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才智之人陛下揔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

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賊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秩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

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察之法哉唯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大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臣故曰五者皆不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故也明賞罰責功過財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三弊五事臣既以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

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唯

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昧死

上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

老蘇

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

無臣不加損益且不幸有負薪之疾不克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
年時亦嘗欲僥倖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
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其踈拙終
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
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
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五十而猶未
敢廢者其意亦欲効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雖未能奔
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嘿二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
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

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
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
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者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
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
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
祿使天下之吏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功而受直
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
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二汲
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

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二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

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二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敢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

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
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
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無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
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
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
如此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 其二曰臣聞古
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進然其得之也猶
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
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將復任其孫二
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
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
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
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
今欲有所去者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二說故雖盡去而無
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
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
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何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

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旬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而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強勉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已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廢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二之則

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

者皆從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
官臣愚以為可使 朝庭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
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
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
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
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
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所謂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
以來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
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不敢盡
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臣聞古者諸

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
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
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
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
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
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
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
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
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
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

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二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害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此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

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何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說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丰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庭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

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
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且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而井之
麓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
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
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
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
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
舉陛下欲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
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
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
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
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
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遠臣小吏
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
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
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
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
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
以不失其材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

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河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稟二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亂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徹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宋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為 陛下用也 其七日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

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使尊二相高貴二相承使天下仰視 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拔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及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

如此則匹夫輕 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河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 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襲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黷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後必均而

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

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遠來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所為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天下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四立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爾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可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

其十日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踈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賢人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恨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襲狎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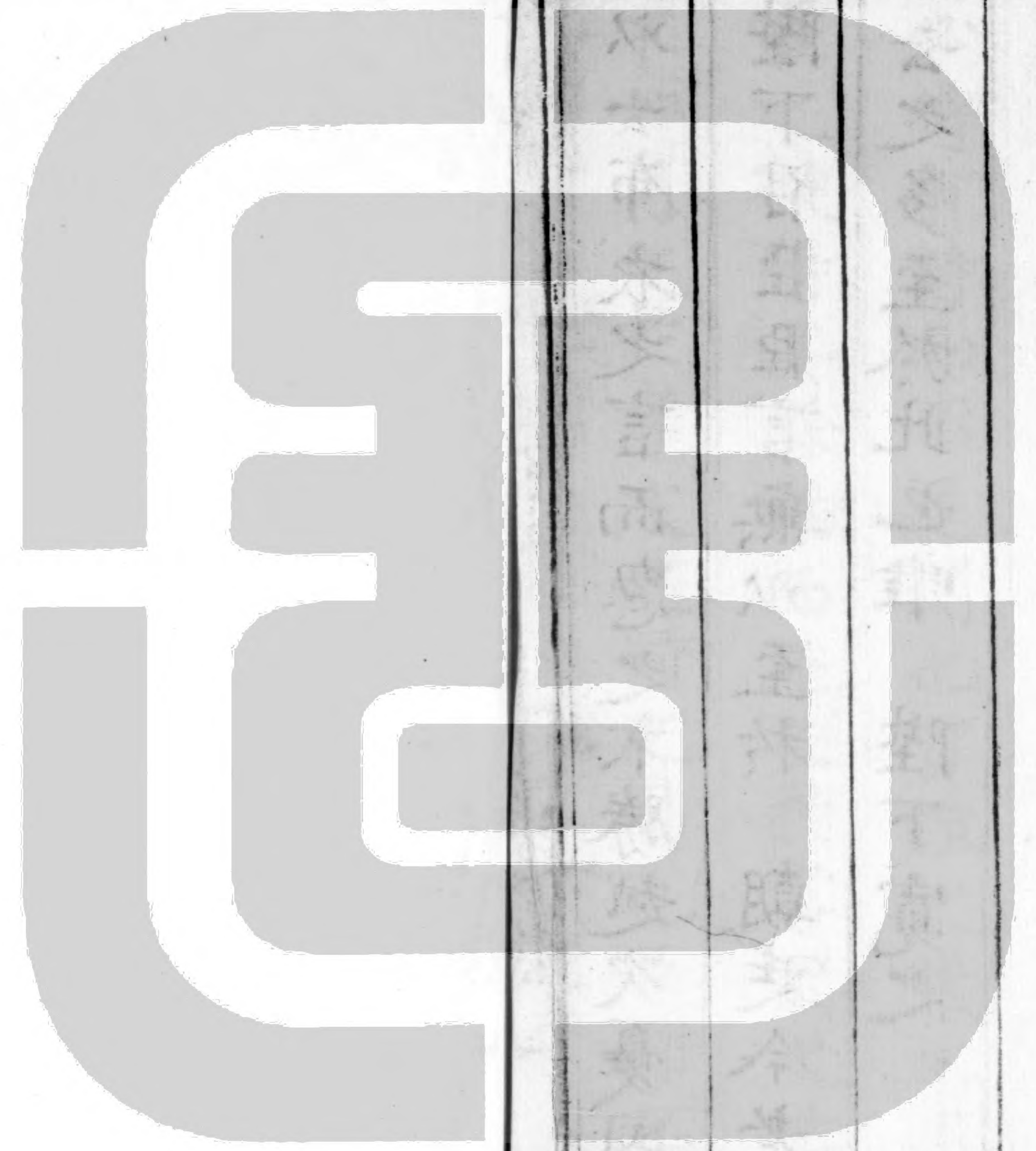
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綉所以為賂者不絕於道以間閼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琳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詩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唯能盡去乃無後患

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
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二之小節不過幃闥
洒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相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
謀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
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
雖以此召臣二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辭致稍有可嘉而
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二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
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
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
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効其所見
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
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唯陛下寬之

聖宋宗譜五帝卷辭考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二

言始云云之多是也... 且非人... 聖宋宗譜五帝卷辭考大全文粹卷第五十二



程